鐵鎖記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鐵鎖記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明季，浙之天台山中，有儒而兼賈者日歐陽蠙（音貧），與同里李誦芬友善。娶鬱氏，年三十有五始生一子名杞，旋生一女，名如玉。李娶戴氏，亦生子名招哥，生女名春娘。繈褓中互訂婚，以如玉字招，更以春娘字杞。崇禎間，盜賊蜂起，蠙懼有瑣尾之患，欲取一物為兒女誌，慮金玉不能保，購良冶鑄鐵鎖二，一面鐫兒女生辰，一面鐫里居姓氏，牢牢繫兒女頸。李知之，賞其有識，亦仿其制。

是年秋，賊果至，陷城闕，復打糧村野間。突至歐陽宅，郁氏方抱女食於廡下，賊遽擄上馬，向西去。蠙抱子匿麥囷中獲免。賊去出瞰，屋宇荒落如墟矣，僕婢死亡逃擄殆盡。逡巡抱兒泣，煢煢無所適。審所居近官道，不能潛，將往依李。至則闔室被擄，無一人。甫出門，又遭大隊至，賊魁瞰兒眉目好，欲攫之，蠙不肯，幾斃鋒刃下，終為賊奪，而己亦被擄。

從此轉徙無憑，父子夫妻以及戚屬不能見矣。杞性溫婉，貌妍麗如處女，賊挈之走西蜀，愛如所生。稍長，教之習書算兼跳蕩，藝頗出群。其父蠙為賊脅去司書記兼會計，久頗信任，但不能逃。其母鬱為賊首脅作偽妃，甚專寵，珠翠寶玉聽其需索，賊首曲意媚之。蠙隨賊至豫，鬱則陷賊老巢不能出。李誦芬與戴氏不耐賊中苦，漸漸瘐死。招哥、春娘為賊假子女，分兩處，不能面，即面，亦不能識。

杞在賊營轉瞬年十六，賊授以偽官，杞不受。私于無人處解視項上鎖，知己名氏居址甚悉，陰有去志。適賊中患瘟疫，賊首諭杞領人改裝之外郡，市藥材。得間遂逸，不復歸。拆冠上珠玉，褪腕上金釧，易資作貿易，往來荊楚間，利大獲。人有欲與之論婚者，輒以干戈未息，無以為家，不遽訂。

又三載，天兵南下，賊氛撲滅。漢兵自各處凱旋，擄得賊營婦女，互爭競，其主帥恐恣成事端，諭皆投空野出賣，得資瓜分，各回籍耕種。又恐老幼醜俊，買者揀擇，其值懸殊，令各以布囊蒙身首，每名十余金，只許囊外暗摸索，不容明白辨頭面，檢定付金，即連囊以車馬負之去。杞年十九，已卜宅黃皮，設市肆，暇猶事呫嗶。偶因訪友來漢，寓黃鶴樓下旅店中。對房先有老叟在，貌似軍官，囊資頗豐。杞惡其憨，不甚交言，見則頷首而已。聞叟欲往人市買妻，己心亦動，店主人又慫恿，遂袖金往。心計云：「雖不容揀擇，然值甚廉，得妍者可為妻，媸者亦可為婢。」來時本帶有兩健騾，即禦騾往。至則布囊累累，人聲鼎沸，叟亦在焉，彼此相視而笑。付以金，各隨意負一囊返。至寓，時日已下舂，叟解囊則一聘婷美女子，年約十八九，宛轉嬌啼，豐神絕豔。叟大樂，手為之舞，而足為之蹈。

杞解囊，則一龍鍾老婦人，年將逾甲子，鶴髮雞皮，杞甚懊喪，欲遣之去。媼笑曰：「郎君買我來，教我何處去耶？老幼懸殊，何敢望敵體，幸井臼縫紉尚能操作，郎君如此表表，何惜碗許閑粥飯，救一老婢子？」杞思之良久，悲曰：「吾少因兵燹失怙恃，母又無所歸，曷即為吾母，以補天倫之缺？觀母面貌，想亦大家閨範，為吾母良不辱耳。」媼曰：「妄為人母，恐折壽算，然郎之言太重，郎之心可感矣，行當竭犬馬報大德。」對房叟，刻已攜女入己室中，再一詳視，美真絕倫，攜錢將往市上買酒肴，為今夕合巹之需，臨行倩媼善視女，夕當以喜酒奉酬。媼曰：「子且去，老身自能與娘子清話伴寂寥也。」叟去，媼入室，則見女粉面紅潮，珠淚滾滾。略問訊，則放聲大哭，自云：「身雖遇賊與兵，時以剪刀自衛，不致汙。頃為人家買為婦，幸有歸著，不幸又得一老翁，白髮種種，令人難堪，自思仍不如死。」言已，以剪刀示媼曰：「渠尚懵懵，若犯我，當乘醉先殺渠，而後自殺。」媼勸慰之，女意竟決，乃自唏噓曰：「姻緣簿亦有注錯時耶？我家小官官亦大不樂，論渠人品，若得配娘子，真一對玉人也，偏又相左，誰敢小挪移，為蝸皇補恨？」女聞之更哭，聲淒肺腑。媼忽大聲呼曰：「娘子無哭，官人快來！」杞聞聲果至。媼曰：「子兩人自審度，尚彼此稱意否？」兩目相視，瑩瑩有情。媼笑曰：「虎口餘生，一身僅剩，落得做一大方便，請官人即攜小娘子去，逃遠方，成夫婦，豈不樂哉？」杞曰：「叟歸奈何？」曰：「渠歸不過惡鬧，桁楊刀鋸，老身自任之。新月上，子其速遁，再緩則無及矣。」杞與女伏叩數十，即起禦騾出門。杞以布巾罩女首，然後詭告主人曰：「有急務，先挈荊人行，乘便寄戚家，房金回時給也。」主人信之，聽其去。

媼見兩小去已遠，自即解舄登榻假寐。天暮，叟歸，呼篝燈，置酒肴於案，視帳帷

已垂，榻下橫陳兩女舄。意為新人羞澀故態，隔帷昵聲呼飲，媼撚鼻故作嬌喉，應之曰：「妾頭眩昏昏，先偏就枕，郎獨酌，早請安置，萬勿罪也。」叟聞之，樂更非常，亦不相強，對燭傾醅，肴盡壺竭，不覺傾頹。餐已，掩闥登床，宛轉調新婦。媼以被蒙首笑曰：「幾見一把子年紀，尚急色相？紅燭高燒，若窗隙中有人窺伺，殊不雅。」叟果起滅燭而後就寢。於飛未已，恩愛非常。已而晨光透入，叟於枕上突見媼，詫曰：「子為誰何？妍媸之頓更也。」媼曰：「身已相從，更何窮詰？但為君婦，即為君謀，彼此一百廿餘齡，從何得子？是以昨日為君行大方便、大功德，使兩小成就，刻已潛逃，或者上蒼憐念，賜以佳兒，亦可了殘年，送窀穸也。不然，彼女子袖有剪刀，意將不利於君，得不為君危乎？且老與老偶，少與少偶，乃成佳偶，又何事大驚小怪！」叟怒，急起鳴於官。

官諸姓，亦浙人，近亦以無婢伺夫人，正于人市買一雛婢，極窈窕，遂深悉市人事。頃見叟狀，幾致噴飯，欲不理直，而叟竟喧嚷，媼又咕唧，頗為發科。不得已，姑為遣役持符綰索往捕，役詢店主，云往西行。卓午果于江汊得之。杞正停村中午餐，擬餐後覓棹往黃陂。捕與符閱，即同女隨捕回見官。官略審質，皆直供無諱語。官問女：「究願歸叟？抑願歸幼？」女曰：「雖同潛遁，究未成婚，既不歸老，亦不歸幼，身曾幼字人，兵亂遂失。乞判為尼，待尋得故夫，始為長策。」問：「夫家何姓？」女自解項上鐵鎖呈上。官念其文曰：「李氏女，名春娘，年周晬，字歐陽，天合縣，有故鄉，寶此葳蕤無相忘。」杞聞之泣曰：「我即姓歐陽，亦有鎖也。」正欲自解以呈官，叟聞之，躍起抱杞，悲曰：「爾真吾子也！」杞不深信。曰：「我能知爾鎖上字，文曰：『歐陽氏，名曰杞，家天臺，仙人里，幼聘妻，春娘李，他日相逢知父子。』」媼在堂下聞之，亦遽呼曰：「老奴，汝尚興鼠雀耶？自家兒媳幾納為妻，非人頭畜鳴者耶？汝以我為何？我鬱氏也。」因歷歷互述拋撇會合之由，悲喜交集。官正駭詫，其婢自屏後忽大哭奔出，呼曰：「我如玉也，一家團圓，奈何父母獨棄女不顧耶？」官問何憑？婢亦于項上取鐵鎖為證。文曰：「歐陽女，名如玉，家天臺，清溪曲，父名蟫，母氏鬱，幼字李招哥，寶此多福祿。」杞驗之不訛，願當堂呈價贖妹。

官義之，即令領回，更命鼓樂送回寓，俾一門重聚，兩小成婚云。五人正稽首稱謝，忽堂下馬夫年方十六七，亦放聲哭。問何故？泫然曰：「我亦有鐵鎖耳，但父母偕亡，兄弟既鮮，戚誼亦無，更何人憐我而攜歸耶？」官命解而驗之，文曰：「李氏子，名招哥，父誦芬，母戴娥，聘歐陽，舅執柯，兩姓若朱陳，寶此壽命多。」官喜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其功仍歸於歐陽鬱氏。若非伊片念調停，暫時撮合，則兩家怨曠，破鏡難圓，一夕蹉跎，新台不免。其此中具有鬼神乎？抑先世大有陰隲乎？不然何遇之巧也！乘此吉

夕，成就三對老小夫妻。笑我長官，僅做一個現成媒妁。」

懊儂氏曰：諺語云：甯作太平犬，不作亂離人。古語云：慘莫慘兮死別，悲莫悲兮生離。此君子讀流離瑣尾之詩，所為掩卷流涕也。區區鐵鎖，豈真如離人之左券耶？抑真如月老之赤繩耶？不知者以為鐵鎖，其知者則仍以為非鐵鎖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